

连词“哪怕”的来源和演变*

——附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

李宗江

提要 “哪怕”在现代汉语中是个多义形式，有实义的法，也有虚词的法，这些不同的用法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即虚词的法由实义的法演变而来。文章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哪怕”演变的相关问题进行再讨论，包括其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和机制，以及演变性质等问题，希望不只是加深对“哪怕”个案演变的认知，而且能够对汉语假设连词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哪怕” 演变性质 演变规律

On the Source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junction “NaPa”

—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Napa” is a polysemous form, which is used both notionally and functionally. The different usages are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usage of function words is evolved from the usage of notional words. The current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t evolution issues of “napa”, including the process,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nature and so on. Besides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certain case of evolution of “napa”, the author also intends to propose his own views on the rules and characters of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napa” evolution characters evolution rules

1. 引言

“哪怕”在现代汉语中是个非常活跃的词语，它的用法如下例：

- (1) 硬汉子哪怕别人嘲笑。
- (2) 政府对咱们这些人器重，哪怕还有一点本事，也让你使出来。
- (3) 不可忽视爱情之树上飘落的哪怕仅有一片枯叶。

“哪怕”在(1)中是反诘副词加动词的组合，用在反问句中，作谓语，“怕”表示担心害怕的意思。在(2)中“哪怕”是一个词，已经没有担心害怕的意思，而是相当于连词“即使”，《现代汉语八百词》称其为“假设兼让步连词”。例(3)中用在一个定语中间，表示其

* 此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语用标记及其演变研究”(13BYY112)的资助。

后的名词语代表一种极端的个例，相当于一个助词。“哪怕”的这些不同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共存，但它们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关于“哪怕”的演变，已有多位学者作过研究，如周晓林（2009），刘洪妮（2010），李会荣（2010），车淑娅、张晓青（2011）、冯军伟（2012）等。本文将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哪怕”如上不同用法之间的演变关系和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希望通过这个个案能够窥见连词演变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并讨论与之相关的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等问题。“哪怕”在历史文献中一般写作“那怕”，为行文简便，在下文作者的叙述语言中，一律写作“哪怕”，在所引例句中保持文献中的原有写法。本文例句主要引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个别例句引自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商务印书馆 1992，文中简称“汇编·宋”）。

2. “哪怕”的演变过程

2.1 作为词组的“哪怕”

2.1.1 出现的时间

词组“哪怕”在元代以前很少见，一般只提到《朱子语类》中的 1 例。如：

(4) 天下只有一个道理，紧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怕不通！（《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

虽然宋代的用例在文献中较难找到，但据冯春田（2000）研究，用作反诘副词的“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张敏（2008）论证“怕”在唐代开始出现表示“害怕而担心”的动词义，因而从理论上讲，“哪怕”至迟到宋代已经出现是没有问题的。

到了元明时代更加常见，以后接谓词或小句宾语为常，如：

(5) 那和尚不来取便罢，若来呵，我至死也要赖了他的，那怕他就告了我来。（《全元曲·郑廷玉·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6) 他那怕你是官是府，兴起兵来，怕不把我一门儿诛尽杀绝。（《全元曲·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

(7) 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西游记》第五十回）

(8) 春梅道：“他就倒运，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挟仇打我五棍儿？”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

2.1.2 “哪怕”的意义和性质

作为词组的“哪怕”，其中的“哪”为反诘副词，“怕”为动词，表示担心害怕之义，意义和功能相当于“何怕”、“岂怕”和“不怕”，如：

(9) 自有内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开。（《金瓶梅》第五十一回）

(10) 今执利斧者，一泥水匠耳，发出恶气能使龚承恩实时绝气，岂怕你钱多？岂怕你势猛？（《俗话倾谈》二集）

(11) 既如此，官人有何脱身之计，请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两个泼差人生吞了我。（《喻世明言》卷四十）

以上例中的“何怕”“岂怕”和“不怕”都可以用“哪怕”来替换。

如上意义的“哪怕”我们看作是一个“副词+动词”的偏正词组，但刘洪妮（2010）、车淑娅、张晓青（2011）等都将“哪怕”在成词前看作句法性的跨层结构。类似“哪怕X”这种“副词+动词+宾语”的结构，除了动词是粘着动词外，吴竞存、侯学超（1982，99页）将其看作“多切分结构”，这说明不是一定要把动词和宾语看作一对直接成分，将副词和动词看作一对直接成分也不违背层次分析的基本原则，否则所有的“副词+及物动词”的结构就都得看作是跨层结构，这违反语法分析的系统性和简明性原则。刘洪妮（2010）将“哪怕”看作跨层结构的理由是认为，作为反诘副词的“哪”是个句子层面的副词，而不是谓语副词。我们觉得将副词分成句子副词和谓语副词是从语义辖域上说的，跟句法结构关系是两码事。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语义辖域是句子层面的副词（也包括情态动词等），除非它们位于句首或句末，否则在句中的任何位置与相邻成分的关系都是跨层结构，可是如“哪”这种根本无法移到主语之前或句尾的副词，就成了永远没有直接成分的成分了。因而我们无法接受跨层结构的分析。目前关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个案研究中，有将跨层结构的范围扩大的倾向。比如有人将主语和作谓语的及物动词之间的关系也看作跨层结构（当宾语省略时），如将话语标记“我说”“你看”之类也看作是由跨层结构演变来的。这说明句法结构的组合层次问题的判定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受制于不同的语言理论。如传统语法的角度看，主语和谓语动词以及宾语和谓语动词的结构关系，难分远近，因为从形态语言来看，谓语动词和主语之间有形态上的一致关系，与宾语之间有形态上的支配关系，怎么说都有道理。从形式语法的角度来看，受事宾语被看作是域内论元，与谓语动词在同一个节点之下，而施事主语是域外论元，因而似乎是动词与宾语之间的关系更近。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结构分析中，应尽量缩小跨层结构的范围，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特异现象，这个范围过宽，则会妨碍发现演变的规律性。比如如果把“哪怕”看作状中偏正词组，而状中偏正词组在汉语中成词的比例高于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董秀芳 2011，第 190 页）其词汇化是合乎规律的；相反如果将其看作跨层结构，就一下子将其打入了规律的例外，这既不符合语言的实际，也使语言分析的代价过大。

2.2 出现在假设句中的“哪怕”

2.2.1 出现的时间

从元代起，“哪怕”所在小句可以作为假设句，出现在一个复合句中。如：

(12) 那怕他铁打形骸，铜铸胚胎，早活挟过、活挟过这逆、逆、逆、逆贼来。（《全元曲·无名氏·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

(13) 那怕有十面军兵暗埋伏，且和他战个九千合来决胜负。（《全元曲·朱凯·昊天塔孟良盗骨》）

(14) 那怕蛮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人都收拾了，管人吊脚事。（《金瓶梅》第三十五回）

(15) 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西游记》第六十回）

以上句中的“哪怕”仍可理解为“不怕”的意思，但不同的是它们所在的小句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是作为一个复句的分句，“哪怕”出现在一个假设兼让步句里，小句表示一个假设的极端的情况，后面的小句表示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出现的结果，这种特殊的语境对“哪怕”向假设兼让步连词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2 “哪怕”性质的讨论

刘洪妮（2010）和车淑娅、张晓青（2011）将以上这类出现在假设兼让步句首的“哪怕”看作是其演变为连词的标志，我们认为以上用例中的“哪怕”还只是向连词演变的过渡阶段，还没有最后演变为假设兼让步连词。所以说是过渡阶段，是因为一方面是具备了“哪怕”向连词虚化的语境条件，另一方面是“哪怕”在意义和形式上还没有完成向连词的演变。从意义上说，这些例句中，“哪怕”后边的宾语仍是表示令人担心害怕的事，这说明动词“怕”的语义选择限制并没有改变。同时在近代和现代最典型的假设让步连词所构成的句式多为如下的形式：连词+X，也（亦）+Y。如：

(16) 休说三官十六七岁，北京是花柳之所，就是久惯江湖，也迷了心。（《警世通言》卷二十五）

(17) 若不留下小主人，纵然万死，亦不敢放夫人去。（《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

(18) 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贼小肉儿他也不容（《金瓶梅》第二十三回）

作为连词的“哪怕”也是这样，《现代汉语八百词》在讲到其用法时就强调了这一点。但以上的例（12）至（15）中的“哪怕”句还不是这样的形式，这说明它们还不是典型的假设兼让步连词。而且与“哪怕”同义的“何怕”、“不怕”、“岂怕”也可以用于假设兼让步句的语境，如：

(19) 相持取胜有何难，赌斗求功不用说。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钯到魂消神气泄！（《西游记》第十九回）

(20) 再要讲道夜间严谨门户，不怕你腰缠万贯，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系，用不着客人自己费心。

况且在大路上大店里，大约也没有这样的笨贼来做这等的笨事。（《儿女英雄传》第五回）

(21) 出家儿招揽乔公状，你也不是清静僧，真乃是莽和尚。当了袈裟做一场，岂怕人声扬？（《全

元曲·赵彦晖·嘲僧》)

而如上这几个词语并没有最终演变为假设兼让步连词，这说明进入假设兼让步句并不是“哪怕”最后演变为连词的标志。

2.3 作为连词的“哪怕”

2.3.1 产生的时间

作为典型连词的“哪怕”，即无法解释成“不怕”，而且与后句的“也”字相呼应的用例在明代偶而可以见到，如：

(22) 那怕你佛祖亲来，也消了胸中五气。(《封神演义》第五十回)

考虑到《封神演义》并不是很典型的明代白话语料，且见例很少，我们倾向于将“哪怕”演变为假设兼让步连词的时间定为清代，而将明代作为过渡时期。清代的用例已经常见，如：

(23) 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醒世姻缘传》第二回)

(24) 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红楼梦》第九回)

(25) 那怕把他拉到污泥荆棘里头，他也自己不惜毛羽，绝不松那一爪。(《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

(26) 比如童生进了学，那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称为“小友”。(《儒林外史》第二回)

在以上的例子中，例(24)(26)，“哪怕”后的宾语都不表示令人担心害怕的事，因而这里的“哪怕”不可能再理解为“不怕”的意思，其他两例中，虽然“哪怕”的宾语表示令人担心害怕的事，但后句加上“也”后，都一律不能再理解为“不怕”的意思，如这样理解和下句意思不相容。如例(25)中，“把他拉到污泥荆棘里头”是件令人害怕的事情，但如果把“哪怕”理解为不怕的意思，整个句子就成为：

(25 ‘) 不怕把他拉到污泥荆棘里头，他也自己不惜毛羽，绝不松那一爪。

改后的句子语义不通。

3. 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3.1 演变的动因

3.1.1 已有看法

关于“哪怕”从句法结构演变为假设兼让步连词的动因，大家谈得不少，但有说服力的不多。如刘洪妮(2007)谈到演变动因时谈到了“哪怕”所处的语法位置，如其前的主语省略，其后的宾语为谓词或小句宾语等等，事实上从演变完成的“哪怕”例句看，前面仍可以出现句子的主语，其后也可以是一个体词性成分，如：

(27) 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也不恼他，原该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

(28) 只要得个相貌端庄、性情贤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南山里、北村里的，都使得。(《儿女英雄传》第十二回)

这种保持到虚词用法中的前后的成分说明，“哪怕”作为词组时的语法位置对其演变为连词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也有人谈到“怕”的词义对“哪怕”演变的影响，如刘洪妮(2007)、周晓林(2009)，这种影响当然有，因为假设兼让步连词后面要提出一种极端的情况，而“怕”的对象正是令人担心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往往是常见的极端情况之一。但这也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动因，因为下文我们将会谈到，汉语中有大量的假设连词，它们源出的词语从意义上来看，也都并不相同，这说明意义的影响对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况且这种意义的影响是将“哪怕”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其意义与虚化之后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样讲实际上是在谈语法化问题，而不是讲词汇化问题。冯军伟(2012)谈到“哪怕”语义演变的主要动因是语用推理。这样说当然也可以，但语用推理是所有的语义演变必须经历的，而且这并不是动因，因为语用推理启动，演变就开始了，因而它只能是机制，况且下文将讲到，语用推理并不是“哪怕”这个个案最主要的演变机制。

3.1.2 主要动因

我们认为“哪怕”演变的主要动因是语境的影响。所谓语境大家的理解并不相同，就书面语来说，一般将用在简单句内叫语法环境，用在大于简单句的场合叫语境。本文也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语境。所谓语境的影响是指“哪怕”用于假设兼让步句中，这种特殊的逻辑语义关系最后被“哪怕”吸收，导致“哪怕”原来语义的虚化。这也是汉语许多假设连词演变的主要动因。如蒋绍愚(1989, 223页)分析了副词“必”演变为假设连词的过程。他分析说：“必”作副词，通常用于复句的后一分句中，整个复句表示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某种必然的结果。但是，甲事的结果，又可能成为乙事的原因。所以有时“必”也能出现在前一分句中表示假设条件的分句中，如“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久而久之句子的假设意义就慢慢集中于“必”的身上，最后变成了连词，如：“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如“必”这种由于用在假设复句的特定环境中而导致词义与词性发生变化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王克仲(1990)分析了古汉语中一批表假设义的词，认为其假设义的获得是由于用在意合的假设分句中从表其他义的实词变来的。王先生列举了这类词61个，如：“彼、尝、常、诚、当、党、第、而、非、夫、苟、政、果、或、及、即、假、将、借、籍、今、就、诘、厥、令、乃、其、且、如、若、尚、设、时、使、适、试、虽、所、傥、脱、微、为、乡、向、信、嚮、以、因、犹、有、曰、云、允、载、则、者、正、之、只、兹、自。”

此外如“还”和“却”也可表假设，也是在同样的语境下由表“重复”义的副词变来的，李宗江（1999，48页）论述了它们的语法化过程。谷川裕（2006）、马贝加（2002）都谈到了“要”由表示意愿的助动词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情况，他们认为演变的主要动因是助动词的意愿义的影响。联系以上汉语史上诸多假设连词的演变情况，我们觉得语境因素的影响应该是主要动因。双音连词有的也是在相同的动因下演变来的。除了“哪怕”外，如“一旦”。“一旦”原本是“一天”的意思，当它用于假设小句开头时，就相当于“如果有一天”，如：

(29) 君子居于是国，不崇仁义，不尊贤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变，车驰人走，指而祸至，乃始干喉又唇，仰天而叹，庶几焉天其救之，不亦难乎？（《说苑》卷三）

(30) 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三国志裴注》卷六）

在现代汉语里，“一旦”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个假设连词，如：

(31) 一旦桐芳到了那里，大赤包会指派鱼兵虾将监视着她，教她永远困在那里。（老舍《四世同堂》）

(32) 一旦宝庆对付不了她，只有大哥能对付。（老舍《鼓书艺人》）

就像连动结构的结构动因促使动词向介词的演变一样，语境动因促使其他意义的词或句法结构向假设连词演变，是汉语假设连词语法化的一条重要规律和特点。

3.2 演变的机制

3.2.1 已有看法

车淑娅、张晓青（2011）谈到“哪怕”的词汇化机制是重新分析，冯军伟（2012）也提出重新分析是促使“哪怕”发生词汇化的重要机制，它涉及结构的隐形变化，主要包括构成成分、结构层次、语法关系和边界等方面的变化。从词汇化的角度讲重新分析的机制，是因为人们都把“哪怕”在演变为连词之前看作是跨层结构，以为“哪”和“怕”并不是一对直接成分，演变完成之后，它们都成了一个虚词的词内成分，结构层次被重新分析了。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如果不把演变之前的“哪怕”看作跨层结构的话，那么至少词汇化意义上的重新分析也就不存在。如果说演变的结果是“哪怕”与其后成分的动宾关系解体，这种重新分析就是语法化意义上的重新分析了。

3.2.2 功能扩展

动因决定演变的可能性，机制才决定演变的现实性。我们以为“哪怕”由词组向连词演变的主要机制是类推。有了动因，演变不是必然会发生，上文已经举例说明，与“哪怕”同义的“何怕”“岂怕”和“不怕”也可用于假设句中，但并没有最后演变为连接词。究其原

因是一方面这几个词语用于假设兼让步句的用例很少,在特定语境下通过语用推理产生的语用义无法在言语社团中扩散并固定下来。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类推的机制没有启动。处于假设句中的“哪怕”一方面要通过反复的使用,“怕”发生功能的扩展,即其宾语由表示令人担心的事情扩展为不受此限制,使得“哪怕”的后续成分最终摆脱心理动词“怕”的语义选择限制,当其后的成分不再表示令人害怕担心的事情的时候,“怕”与其后成分的动宾关系就解体了,从而副词“哪”与动词“怕”也就失去了句法联系而连词化了。这种例子在元代就可以见到,如:

(33) 那怕他物盛财丰,顷刻间早已成空。(《全元曲·无名氏·风雨像生货郎旦》)

(34) 俺娘呵外相儿十分十分慈善,就地里百般百般机变。那怕你堆积黄金到北斗边,他自有锦套儿腾掀,甜唾儿粘连,俏泛儿勾牵,假意儿熬煎,辘轴儿盘旋钢钻。(《全元曲·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这两个例子中的“哪怕”显然不能再理解为是“不担心害怕”的意思,说明“哪怕”的扩展已经开始,但它所形成的句子还没有获得典型假设兼让步句的形式。

3.2.3 形式拉平

上文已经谈到,在元明时期使用的主要假设兼让步句型为“连词 X,也 Y”,“哪怕”句要完成形式上的演变,要接受这个句型的类推,在形式上与其拉平。在元明时期,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假设兼让步连词“即便”和“即使”在明代还没有产生,当时常用的口语化的这种双音连词是“就是”,同时还有“就算”、“纵然”等,它们构成的句型都主要是在后一分句中加上“也(亦)”的。这种强势的假设兼让步句形式对处于假设兼让步句中的“哪怕”产生了类推,这种类推的痕迹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句中看出来:

(35) 八戒道:“哥哥又弄虚头了。这里麻绳喷水,紧紧的绑着,还比关在殿上被你使解锁法搯开门走哩!”行者道:“不是夸口说,那怕他三股的麻绳喷上了水,就是碗粗的棕缆,也只好当秋风!”(《西游记》第二十五回)

(36) 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醒世姻缘传》第二回)

(37) 纵然罪犯天条,斧钺加身,也不枉我白玉堂虚生一世。那怕从此倾生,也可以名传天下。(《三侠五义》第四十回)

例(35)中的“哪怕”还可以理解为“不怕”的意思,但它后面紧跟的是个“就是”句,两个小句都是假设兼让步句,如果将“也”看作只与“就是”有关,那么“哪怕”不是连词,如果看作是上两个小

句有关，那么“哪怕”就与“就是”成为两个同义的连词。(36)也是这样，“哪怕”句的后面是个由假设兼让步连词“就”连接的小句，最后一个小句中有“也”。(37)中“纵然”句和“哪怕”句中都有“也”相呼应，这说明在说话者的心中，“纵然”和“哪怕”的作用已经完全相同。

4. “哪怕”作为助词的来源

4.1 用法描写

“哪怕”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种用法，即主要是用在一个名词性短语中修饰语之前的位置上，表示这个名词性短语代表一种极端的情况。如：

(38a) 到处都有整齐如带的一排一排的树，哪一排是法国梧桐，哪一排是中国梧桐，都不会错的。

连交通民警的白色制服也特别耀眼，连大风也不会扬起哪怕一点点尘土。因为这里没有尘土。

(王蒙《海的梦》)

(39a) 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40a) 她们会用女人式的慷慨来满足马锐每一个哪怕是最过分的要求。(王朔《我是你爸爸》)

(41a) 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余秋雨

《苏东坡突围》)

以上句中“哪怕”后名词性短语中的修饰语是一个表示数量或程度的词语，表示数量的如(38a)中的“一点点”、(39a)中的“一根”；表示程度的如(40a)中的“最过分”，(41a)中的“装装样子”。语言中表示数量或程度的词语都有量级的差别，即数量的大小或程度的高低。从经验来看，就人们的需要来说，好的事情是多多益善，好的性质是程度越高越好；相反，坏的事情是越少越好，坏的性质是程度越低越好。因此当我们说一种最低最起码的要求或最不希望发生的结果的时候，往往是用表示最小的数量或最低的程度的表达方式，相反则用表示最大的量或最高程度的表达方式“哪怕”就是用来标记其后的数量是最小的、程度是最低的或最大的、程度最高的量的。这种数量或程度都是主观性很强的，如“一根”“有时可能并不是最小的量，如“一根都用不了”，这时“一根”代表相对较大的量。而用“哪怕”标记的量和程度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因而这里的“哪怕”也可以看作是主观极量标记。

4.2 助词的来源

作为助词的“哪怕”是从连词演变而来，是连词的进一步语法化。尽管与连词所用的句式和位置不同，但在表义上有共同之处，作为连词的“哪怕”与“即使”等一样，《现代汉语八百词》在谈到“即使”的用法时，说它可以表示一种极端的情况，其句型是：即使(是)…也(都)，前后两部分只是一个谓语结构，前一部分是名词或介词短语。如：“即使一口水也好”。“哪怕”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与助词很相近，助词后面都是名词性短语，如上举例中

的“哪怕”句，都可以变换为连词句，如：

(38b) 哪怕一点点尘土大风也不会扬起。

(39b) 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不想给她。

(40b) 哪怕是最过分的要求她们会用女人式的慷慨来满足马锐。

(41b) 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也已顾不得了。

因而我们认为“哪怕”的助词用法是连词用法通过构式整合变化而来，在新的构式里，“哪怕”带入了假设兼让步的条件，即一种极端的情况，将结果句的意思隐含在新的构式里。

“哪怕”的助词用法，不能用“即使、即便、就是、就算、纵然”等来替换，这些连词后，即使是名词性短语，也必须在后面有与之呼应的“也（都）Y”出现，即表示结果的意义必须是在结构上显现的，而不能是隐含的。这可能与“哪怕”在短语阶段的分布特点有关，因为“怕”后既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也可以带体词性宾语，当其演变为连词后，其后也可以跟体词性成分，而且可以后置于结果分句，如：

(42) 说说吧，说说二十年中我们为理想奋斗的境况，哪怕一件小事、一点感触。

(43) 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一片枯叶，一个黑点。

这种后置的语序，为句式的整合创造了条件。而其他的假设兼让步连词虽然也可以后接名词性成分，但这种成分不能后置于结果分句，这种语序限制了句式的整合，因而它们也就难以演变成助词。

5. 关于“哪怕”演变的性质

关于“哪怕”由词组演变为连词的性质，一般看作是词汇化过程，如刘洪妮（2010）和车淑娅、张晓青（2011）等。这也是国内词汇化研究的主要倾向。比如就我们抽样调查本世纪以来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词汇化的个案研究的论文，很少探讨由词组或短语向实词的演变，而以下一些词语的来源都被当作词汇化过程来讨论：“还有、一概、一味、因而、从而、算了、一律、对了、看来、的话、何必、何苦、以期、早晚、则已、再说、再来、后来、由来、最近、甚至、回头、为好、的好、附近、终于、然而、尤其、罢了、最好、也罢、也好、之所以、难怪、看起来、看上去、极其、从来、不过、可不是、得了、以免、到底、到家、与其、哪怕、所以、大不了、势必、一准、即便、难不成、忽而、千万、宁可、有点儿、可见、来的、难怪、横竖、趁便、乘便、至于、要是、一块、顿时、肆意”。显然，以上这些词语基本是虚词的性质，这就涉及到词汇化的概念及其与语法化的关系问题。

关于词汇化的概念，有三种理解。沈家煊（2004）指出：“‘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这

个术语除了‘用词来表达某个概念’这种共时上的意思外，在历时上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词缀变为词，这种意义上的‘词汇化’是与‘实词虚化’或‘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对待而言的；另一种意思是指词的组连（两个或多个词连接在一起的序列）变为词。”同时他也指出：“词缀变为词的现象十分罕见，而词的组连变为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我们按后一种意思使用‘词汇化’一词。”国内的研究中提及的词汇化，基本都是沈家煊先生所说的“后一种意思”。沈先生在这里讲的词的组连变为词的现象，并没有区分是变为什么样的词，包括变为实词和虚词在内。但也有人作了区分，如董秀芳（2011）中讨论的由词组、短语或跨层结构演变来的大部分是实词，包括某些副词，因为副词属于实词还是虚词意见不一致。这说明她是将演变的结果作了区分的，正如她在此书的第38页所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的演变类型不同：“一个是变为词汇性成分，一个是变为语法性成分”。吴福祥（2005）也持类似的观点，如吴福祥（2005）说：“这里所说的词汇化主要指包含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句法结构式或非直接成分的词汇序列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实义词的过程。”吴先生在这里强调了演变的结果是一个实义词，也就是说不包括虚词。我们赞同董秀芳和吴福祥两位学者的意见，对词汇化和语法化进行区分，即词汇化的输入端是词组、短语或跨层结构；输出端是一个词汇性质的单位，但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单词。词汇只能是指实义的词汇成分构成的系统，不包括虚词在内。因而如前面列举的这些词组、短语或跨层结构向虚词的演变，与“哪怕”相同，应该是语法化问题，而不是词汇化问题。我们以为当代词汇化和语法化理论的大前提就是认为语言的句法结构、词汇成分系统和语法成分系统三者之间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演变关系，句法结构可能演变为词汇成分，这是词汇化问题；句法结构和词汇成分也可能演变成语法成分，这是语法化问题。而且由我们上面的讨论可知，“哪怕”由词组向连词的演变，其演变动因和机制也都遵循语法化的规律，与实义词的语法化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哪怕”语法化的同时，也发生了由词组到单词的演变，这是语法化的伴生效应，而不是演变的主体。而如果将其看作词汇化过程，就会掩盖其语法化的事实。如上文所述，汉语中有大量的单音词语由于受到语境的影响而虚化为假设连词，它们没有词汇化的问题，只是语法化过程，如果将“哪怕”看作词汇化过程，就等于将它的演变与上述那些词向连词的演变看作不同的演变现象，从而忽略它们共同的演变规律。另外如在上文谈到演变机制时所讨论的，当我们说“哪怕”的演变经历了重新分析的时候，词汇化意义的重新分析是指“哪怕”作为跨层结构的重新分析，而如果从语法化角度来说，重要分析是指“哪怕”与其后成分动宾关系的改变，两者的意义完全不同。再如当说到结构位置对演变的影响的时候，如果是说语法化现象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是词汇化现象则没有意义，因为很难说什么结构位置上的词

组更容易演变为一个词汇成分。正如董秀芳（2011，第38页）所说：“语法化一般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从动词演变到介词的语法化是发生在多动词的句法结构中的，但我们却很难找到具有规律性的诱发词汇化的特定句法环境。”其实不光是句法环境，一般所说的影响语法化发生的主要动因，如词义、词性和语境等对词汇化的影响也与语法化不同。如董秀芳（2011）曾讨论过并列名词短语和动宾词组中宾语的意义是具体还是抽象，是有指还是无指等对词汇化的影响。但我们很难说表达什么范畴的概念（如空间、时间、人体器官）的词组会对词汇化产生影响。从词组的功能上讲，董秀芳（2011）还讲到名词性短语比动词性短语更容易成词。这似乎和语法化的情况正好相反，反而是动词性成分更容易语法化，如汉语的介词、助词、连词、语气词和副词主要来自动词；就词组来说，也是动词性词组更容易演变成虚词。相反可能对词汇化构成影响的因素，如两个成分间的句法关系，如并列关系和偏正关系的词组发生词汇化的比例较高，而动宾和主谓关系的词组词汇化的比例则比较低，而这一点对语法化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不好说什么关系的词语容易语法化为虚词或某一类的虚词。

参考文献

- 车淑娅、张晓青 2011 《“哪怕”的词汇化研究》，《长江学术》第4期。
- 董秀芳 2011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 冯春田 2000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 冯军伟 2012 《假设连词“哪怕”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
- 谷川裕 2006 《关于“要”类词的认知解释——论“要”从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途径》，《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蒋绍愚 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宗江 1999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李宗江 2009 《关于语法化机制研究的几点看法》，《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商务印书馆。
- 李宗江 2013 《关于词汇化的概念及相关问题》，《汉语史学报》第1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 刘洪妮 2010 《“哪怕”的词汇化》，《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马贝加 2002 《“要”的语法化》，《语言研究》第4期。
- 沈家煊 2004 《说“不过”》，《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
- 王灿龙 2005 《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王克仲 1990 《意合法对假设义类词形成的作用》，《中国语文》第6期。
- 吴福祥 2005 《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中国语文》第6期。
- 吴竞存、侯学超 1982 《现代汉语句法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 敏 2008 《“怕”的历时演变》，《文教资料》第33期。
- 周晓林 2009 《假设连词“哪怕”的演变及其动因》，《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